

上海女子聞東洋

一個旅日女人的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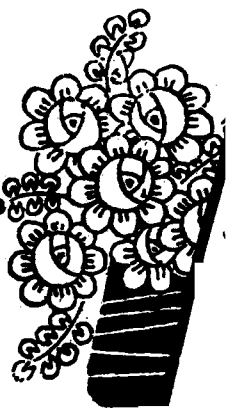
沈鐸著

太白文藝出版社



一個旅日 女人的手記

沈鐸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一个旅日女人的手记
YIGELURINURENDESHOUJI

沈 镭著

编辑:莫 索

封面:高宪田

出版: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址: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经销:陕西省新华书店

印刷:陕西省军区长城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82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05-129-5/I·92

定价:7.80 元

序

——金色的女性熠熠闪光

去年教师节的夜晚，旅居日本的一位学生突然来我家祝贺。她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是我国教师节，白天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你——我尊敬的老师。尽管今天早已夜幕降临，但教师节尚未过去。我不能忘记曾经培育我成长的老师。”她今年32岁，正处在人生的金色时期。32岁对搞事业的人来说还很年轻，但她的金色事业已经在熠熠闪光。

我与沈镭虽多年不见，但无论她到香港还是旅居日本，每年元旦或重大节日，她总要给我寄上一封信或插上贺年卡一张，以表对我的敬意。我从教已42年有余了，期间我做过教师，也当过学校领导。40多年来，我的学生已成千上万，他们分布在祖国各地，有的还到了异国他乡，不少人已成了有用的人才。我的学生虽不少，但像沈镭这样有才气又尊敬师长、时时刻刻想念着老师的也确实不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培养的学生，像这

样的青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沈镭虽年轻，在她身上却既有东方女性的美德，又有西方文明女性的素养。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像她这样的品质，确属难能可贵。

沈镭虽旅居日本多年，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她很有骨气，有民族自尊心，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我可以骄傲地说：“她是一位金色的女性！”

沈镭看起来是一位文弱女子，但她性格坚强。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孤单一人，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她都像一个刚强的男子一样，勇敢地朝前走，一直走到最后胜利。她碰到辛酸、倒霉、忧伤的事，从不告诉家人，只有她的喜悦，才会让人分享。

这次沈镭要我为她的《一个旅日女人的手记》一书写序，我既高兴，又怕担当不起。我只好鼓足勇气来写，作一次尝试。而为她的专著写序却有着不平凡的意义。

沈镭对人生充满了热爱，她对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她在艰苦环境中具有刻苦努力、敢于拼搏的精神。她能出类拔萃决非偶然。记得她在高三年级时，学校文理科分班。她因喜爱文学，作文功底又深，被学校选入高三年级唯一的文科班。我是她们班的任课老师，第一节课我就搞了一次有一定难度的摸底测试。结果，全班50来人，除了她一人之外，其余的全部不合格。这样，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这门学科的当然科代表。这虽是一次小小的摸底测试，但却显露了她写作才能的端倪。

沈镭虽还年轻，但她却有着丰富而渊博的知识和经

历。《一个旅日女人的手记》是一部总结她在日本生活的经验集，它将给我们读者以各种有益的启迪。

此书是沈镛在日本所见所闻和自身生活的经历。一部中国青年在海外生活的文学佳作，是一部独特的坚持大雅大俗，以纪实手法为主，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以手记形式的自传体小说。它以散文般隽秀的文笔，真实感人的内容，深深地揭示了未被我们全部了解的一个方面——旅外青年女性的闯荡生涯。作者的风雨生涯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传奇，而且是一份很好的人生答卷，值得好好一读。

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但作者却用她奇异的妙笔，把两个世界紧紧地联系起来了。

这是一部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作品！

这是一部现代新青年在竞争中自我奋斗的真实写照！

这也是一卷展示中国女性在海外自强、自爱、自立的绮丽风姿的画卷！

更是集散文、诗情与自传体小说为一体的文学佳作！

周先达写于上海延敦寓所

1994年3月

周先达系作者沈镛高中时代的老师和校长。

写在前面

此刻，我独自一人在日本伊豆的夜樱 Hotel。我将在这儿宿泊两周。呆在东京近四年了，我一直在疲惫的忙碌中期待着乡下的一段小憩；期待着能拥有忘却所有烦恼的真正宁馨的时分；期待着能记录一些留在心中已很久的文字。

昨天起，公司里开始放半个月的暑假了，每年8月15日前后几乎全日本的大小公司都放假好多天，日本人称之为“お盆”，意为祭祖拜灵的传统日子。这么一段假日，家人都回上海探亲去了，我便一人乘坐上今天上午从池袋站出发的新干线火车来到了伊豆。

伊豆，我是第三次来了。

第一次来这里时，正是我来日本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记得我曾与丈夫在伊豆高原那飘雪的丛林里从黄昏走到深夜，只为我固执地想一睹川端康成先生笔下的穿和服的小舞女的丽姿。最后虽连舞女的踪影也没觅着，却发现了一处天然的露天温泉，就紧靠着我们下榻的赤屋 Hotel。于是，我们就快步走向房间，褪去所有的衣服，换上泳衣披上宾馆的厚棉和服，匆匆系上腰带就下楼来到

了温泉。

当一身泳装的裸露跨入浴池的那一瞬间，我冷，骨子里都在颤抖。但当我们整个身体浸入温泉之中便即刻变成一种温柔的舒适、一种浪漫的惬意。丈夫轻轻地用温水擦摩着自己冰冻的双颊，而我则将头也埋入水中，好让落在我发梢上的雪花融入热泉。

“真奇妙，周遭的世界如此寒冷；这温泉却像永恒的春天。”我抬起头说着，并将湿发朝后理去。

“真希望能永远留住这一刻，”丈夫拉着我的手说。

我在水中攀伏着他的肩，眼睛闭着，无言感受着生命里少有的暖意，不一会儿，丈夫趁势搂住我，他的手臂像钢圈一样箍住我的腰。然后他低头用唇摩挲着我的面颊，用手揉蹭着我肌肤。那一刻，相互慰藉的火焰穿过雪夜茫茫，越过荒原凄迷，在我们之间跳跃、燃亮。

我们在水中攀抱于一团，不愿辜负这样的时辰，好久，好久……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要返回东京，告别这伊豆小站时，已分明感觉到带给我们风花雪月情调的温泉也同时带给我们一场感冒。在新干线的车座上，我开始忙着找餐巾纸来对付流涕落泪的容颜，丈夫则在旁边猛打喷嚏。不过，我们仍说：“大丈夫”（日语：意为“没关系”）一路嘻嘻哈哈。一场小感冒的背后是一场如此曼妙的依偎，值得。

第二次来伊豆，是与母亲一起来的。

我与母亲分别两年多以后，才重逢于深秋的东京。

记得我是像哄孩子一样将母亲哄骗到这里的。母亲从出生到现在，没有离开过城市。于是，她崇尚也习惯一种都市的风雅。当她坐在东京赤坂最著名“新大谷 Hotel”第17层的旋转餐厅时，她津津乐道的是比较着上海新锦江 Hotel 第41层的旋转餐厅。母亲去过许多豪华的场所，却始终没有到过原始的乡村，而我却愿意母亲更贴近一种自然的景致，更赏识一种原始的美感，为了让母亲拥有一种去伊豆乡下的欲望，临行前夜丈夫特意借来了一盒由吉永小百合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录像带给母亲看。（《伊豆的舞女》有很多版本，美空云雀、山口百惠、小田茜等都演过）。那山水间的人情里悠悠的、淡淡的，却透着美，罢了，母亲的脸上有一种感动，连称好看好看，原以为她是赞伊豆的风景，哪知她是说吉永小百合可爱的脸庞，丈夫问她现在该想去伊豆一游了吧，她却来了个直截了当——“你们叫我去，只好去，其实去乡下还要那么远跑来日本啊！”弄得我们说不出话，只是感叹55岁已不是好“骗”，不像儿子才5岁5月，“骗”得他天南地北的叫好。

次日清晨，母亲总算蛮开心的，一手勾着我的手臂，一手提着包，随我踏上旅程了。

我与母亲在伊豆稻取温泉站下车的，在车站里，我们见到衣衫随便的两个欧美男子正神情焦急地拿着地图，说着英语招呼着身旁的日本人，但似乎他们身边经过的日本人都只能摆摆手表示歉意，而没有停留。日本人英语好的不多，更何况说这乡下呢！这时我见到母亲

热情地迎了上去，母亲是位英语教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我则站在出口，留意着前来接我们的车，那是我们预约下榻的“银水庄”宾馆派来的接客人的车子。

不一会功夫，就见母亲带着两位欧洲男子朝我走来，我虽心里暗暗嗔怪母亲的太热情，但脸上还是堆起了微笑，客气地说了“May I help you?”

原来两位挪威青年是要找住宿地，他们要找最便宜的旅店。只能在一宿 3000 日元左右的，于是，我将他俩带到站长室，询问站长稻取温泉有没有这样的旅店。站长是一位 40 开外的当地人，瘦小戴着眼镜，没有一般日本人那种客气和友善，他不屑一顾地说：“别说 3000 日元一宿，稻取温泉连一万三千日元一宿的地方都没有。”

当我将日本人的话翻译给两位挪威人听，我也感到很不好意思，两位欧洲人的表情倒是挺自然的，他们说算了，就坐最后一班夜行列车回东京吧，他们与我们母女俩道了谢就告别了。

就在我们准备走向各自的旅路时，我的身后传来了刚才那位站长很失礼的话：“穷外国人来什么旅游，留在东京卖苦力吧，拔戈亚路！”刹时，一种屈辱化作了难抑的怒火，也许他是说那两位挪威人，或以为我们是同伴，但我深感人格与尊严受到了伤害，因为能听懂日语的外国人，只有我。

我随即转过身去，走到站长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站长先生，今天是 11 月 3 日（日本国定休日），我们在日本的穷外国人都知道在节日里应该外出游

玩，可你这位富贵的人还得卖力工作啊！真是太辛苦了。”我的语调极是平缓而且柔声柔气，我从包中取出一帧名片递给他，接着说：“世上卖苦力最出名的是日本人，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所以我经营的工场里全是日本人，日本人不错，都像你一样卖力。”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自己都有些惊诧，想来站长也让我气度震慑了，他鞠着躬，连赔不是，声称绝不是说我，还一直以为我是日本人呢！他还讨好地建议我把返程的新干线车票先买好，我说可以，我故意取出金卡，让他记帐，他的目光足足在那卡上停留了10秒。

金卡，多少日本人梦寐以求，然而，又有多少人拥有。

母亲始终站在我的身边，她全然不知道一场“争斗”已在女儿温和的语音里爆发和结束了。坐在“银水庄”宾馆派来的客车上，母亲滔滔不绝地说刚才她简直羡慕死了我一口流利的日语，她说要是她也懂就好了，其实她哪里知道，要是她也懂就糟了。有些场合、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不懂要比懂好，就像刚才我白受了一肚子气，要是我不懂日语，准还以为那站长对着我的背影在说：“瞧，这女人不会是真野吧。”（与笔者容貌酷似的日本女演员）

银水庄 Hotel 可能是伊豆最具盛名的了，自然费用也是挺高的，每人住一晚（附加晚、早两餐），就要3万6千日元，我和母亲住两个晚上，便要十四万四千日元。然而，当你在 Hotel 度过一天之后，你就会觉得这点花费

太值得了。

清晨，当你浸在室内大浴场的温泉里，透过浅蓝色的落地玻璃，你便能看见远处富士山峦的影影绰绰，和在那海天相连的地方，一轮旭日冉冉东升。

然后，你在一派豪华之气的大厅，享用日本料理或洋食的自助餐。这时候一位身着绿缎和服的中年夫人会挨座地跪下，以一种独有的柔情和甜蜜行九十度的鞠躬，向客人们问早安。我原以为这位女人是宾馆餐厅的公关，哪知邻座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她就是这家大宾馆的老板娘。

母亲的视线一直投向这位女人，当我对母亲说她是老板娘时，母亲说简直不可思议，老板娘应该是昂首挺胸，保持富贵风度的，怎么搞得这样低三下四呢。我说这才是贵妇人的风范，日本上层女人独有的魅力，她们的内心也许非常的孤傲，但是她们的举手投足却是非常的谦卑和温柔。

母亲说恰与中国女人相反。中国的宾馆里那些女人还只是一个小领班，却是盛气凌人，表情冷漠得很，那自我感觉有多好就有多好！其实她们内心是非常虚弱和贫乏的。

我对母亲说，在外不谈国人，去拿点法式熏腿来啃啃吧。

不过，我内心对这样的日本女人充满了钦佩，她的礼仪和谦卑为丈夫事业的成功锦上添花。

用完早餐，我们便去海滩和庭院走走，伊豆的海滩

是原始和苍凉的，但一到晚上，四周宾馆五彩的灯火一齐倒影在海上，加上海波荡漾，便极是壮观。

中午，我们在游船上，随便吃了点便食，日本人叫作“弁当”。

而在宾馆的晚餐上，那令日本人唾津潜溢的“伊势海老”（即一种大虾，用来生食），也让我们称绝叫鲜。而更让我们欢欣的是终于见到了一群为晚宴助兴的伊豆的舞女。

她们约摸十四五岁，身穿大红缎子的和服，笑容羞怯在古琴和古筝的伴奏下蹁跹起舞。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而我却仿佛看到了日本真正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艺术。伊豆的舞女也好，京都的艺妓也罢，北海道的民谣也算，这些才是日本民族在漫漫岁月里形成的日本民族独特的风情画卷和真正的东洋魂。而留在东京六本木午夜那狂热劲舞的裸姿，竟然被日本的少男壮男一窝蜂地钟情，一窝蜂地喝采。

我，不免有些惋惜。

在从伊豆回东京的路途上，母亲神采飞扬地说：“下次来日本，一定再来一次伊豆，伊豆比东京还要有情趣。”

我忙说：“妈，这话就留给你见到你女婿时再说吧，能胜过带给他的礼物呢！”

可是，母亲在新宿站见到前来接我们的丈夫时，却变成了另外一句话：“荣荣，妈在伊豆看见真的舞女了，可一个也没有那电影里的舞女（指吉永小百合）好看。”

我不知如何说好……

往事如烟，去而不返，此刻，第三次来伊豆，却是独自一人。

我拾起了被丢掉好几年的笔，面对这寂寞的荒山和漂泊者的孤独，我有心声要流泻，不流泻，我将夜不成寐。我的这本书里要写出这30年人生的风雨摇曳和心路沧桑；写出一个成熟女人情热的痛苦和生命的真爱；写出作为一个在东京岁月从流泪忍耐中艰难地走过来的一跃成为日本人眼里不可思议的佼佼富女的上海女人的成长里程；写出那些比魔鬼还要丑陋、那些比天使还要高尚的形形色色的和普通的人群；写出自己在日本列岛漂泊的心情和我的中华打工族们的辛酸种种……

如果有一天，当你读完我的这部自传手记，不管读的是中文版还是日文版，透过那些字里行间，你有否看到一个常流着热泪，无可奈何的女人，已经在异乡的土壤上变得勇敢和坚强起来。

支撑她的除了一种信念，一种神圣的信念以外，是你们宽容的目光；是你们湿热的手掌；是你们穿过长夜那孤单的背影；是你们与我共鸣的心海……

为此，我谢谢你们，用我的诚挚和坦露；为此，我爱你们，用我的思念和等待。

沈 镛

1993. 8. 16 于日本伊豆乡下

目 录

序

周先达

写在前面

(一)天使的眼泪	1
(二)漂泊的心情	51
(三)东京岁月	110
(四)日本列岛的上海女人	169
(五)我眼中的日本男女	217
(六)男人与恋程	264

后记

（一）天使的眼泪

在东京上野公园的一个夕阳下，一位年过八旬的日本老人对我说：“东京大概只剩下你一个天使了。”我流出了眼泪。握着那双苍老的手，我知道我们是永别了。

中午 11 点 30 分，总算抵达了成田空港。

走进候机大厅，穿梭于各自纷忙的人群间，一种独有的心情便尾随而来，那种感觉似乎自己如一只形单影独的孤雁，将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聚聚散散，看清自己最害怕承认的深井般的孤独。

时间还早，我找了一处空座，坐下。一只小小的灰色的航空箱紧挨在跟前。匆忙行走的时候，倦意总跑得毫无踪影，而歇憩的片刻，疲累便接踵而来。

是累了。我斜靠着椅背，微微低着头闭目，抛开心情，什么也不感觉，心静如水地休息，等待即将展开的